

恩 师

■彭富洪

到老多健忘，恩师却难忘！

我的第一位恩师是我的爷爷彭新华先生——一位上过半年私塾、当过中学校长的老教书先生。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乡村的夜晚，劳作疲惫的乡里人家八九点就早早睡了，祖母房中却常有声音响起：“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就这样一直念到唐诗宋词元曲，不用书，也不写字，以省灯油和纸墨，常常是念着念着，祖孙俩就跟瞌睡虫作伴一觉到天明了。白天有时得了空闲，爷爷也教我写字、认字、唱歌儿。他常常随手捡一支细棍儿，在地上写上“春夏秋冬”等常见字和家里村子里人的名字，教我写和认。这样，等我正式入了学堂，我的骄傲就显露出来了。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别人家的孩子是“小荷”的时候，我已是“蜻蜓”了！长大后，我懂得自己蜻蜓点水式的浅薄已是后话了。得益于爷爷含饴弄孙般的早期教化，小小年纪的我觉得学习是件轻松平常的事儿，此后读书，无论文理都能保持在良好以上。

智识上的启蒙开育之外，爷爷在清贫的家庭、工作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乐观干净和铁骨柔情，也是让渐渐长大的我感念至深的。

记忆中的爷爷是一位穿着旧而干净衣服的教书先生，也是一位在田间地头出力气跟村人声音洪亮谈农活乡情的农家里手，更是一位关心重视子女学习和成长的严父。对因自己境况而失去保送入学及参军机会的儿子——我父亲，爷爷是有说不出口的难过的，但做父亲的尊严使得他不曾对我父亲说过一句愧疚的话。

只是在奶奶唠唠但愿我父亲将来能靠我这丘早禾田时，爷爷教我读书认字的劲头更大了，连十里八乡做白

喜事请他去当礼生，他也要把我带在身边。而我也乐意跟着去，有肉吃有渔鼓看还在其次，爷爷替人写祭文代念祭文得到的夸奖也着实让我很是虚荣：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写篇祭文都能得到乡亲们的敬仰！

五岁多，我正式入学马埠小学了，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第二位恩师——陈玉春老师。

马埠小学是乡下一所很普通的小学，离我家有四五里路远。学校教室统共三排：两排用泥巴垒的是平房，一排用红砖砌的是两层楼房。

土砖垒的教室盖的是瓦，门窗也旧式旧样显小，看不到外面飘的云和飞的鸟，地面上还有凹凸不平的坑，跟宽敞平整的用红砖新建的教室好像有点不协调，不过，三排教室呈“门”字的造型，倒显出了一种安详宁静之美。

当清晨的阳光透过氤氲着乡间田野的清香雾气，我们这群山里娃娃或背着家里大人用剩布旧布缝制的书包，或干脆用手拎着几本书陆陆续续地走向学校。找了位子坐下，把书摆在两人共用的小木桌上翻开，扯开嗓子可劲地念着：“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书声琅琅，清脆高亢，比赛式地朗读，一方面固然有农家孩子打小就做家务干农活，养成了凡事舍得花力气之本性；另一方面也大约是在教室外面走廊上生火做饭的语文老师陈老师会抬头看一眼的缘故——孩童对自己喜欢的老师的小心思是直接而坦诚的。

但老师无暇享受我们对她的这种通过诵读而表达的崇敬，趁着这上课前的空隙，她得稳妥麻利地把她的孩子上学准备工作做好。

当时农村小学风毛麟角的几个从衡阳三师、幼师、耒师毕业的老师，都是学科全能、多才多艺，会弹风琴画画写字，引起我们很多的

蒜苗青青

■卢兆盛

周末到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位大娘正在售卖自家种植的蒜苗，我二话不说，随手买了一把。

看上去，这些蒜苗一根根修长挺拔，翠绿欲滴，煞是可爱。如此新鲜漂亮的食材，即便当作装饰物，随便搁在哪里，也是非常养眼的。真要将其切断烹炒，说实话，心里还真有几分不舍。

每年的春末夏初，正是蒜苗大批量上市的黄金时段，也是大蒜生命之旅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

在我们老家一带，大蒜的播种一般是在秋分后进行。入冬后不久，已经发芽的大蒜渐渐长粗长高，那些翡翠般的蒜叶，就像一把把坚立的利剑，一天天直往上蹿，似乎在顽强不屈地抗击着滚滚寒流。而就在与严寒搏击的过程中，大蒜日渐出落得格外美丽妖娆。这时节的大蒜，不用说，从根到茎到叶，都是最适宜食用的。可以说，它是各类菜肴中最吃香最抢手的辅料。没有它，烹炒出来的菜就会少了香味，口感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

而蒜苗，则要等到来年的四五月才开始享用。作为大蒜的花苔，它一般在谷雨后才长出，又几乎和蒜头同时成熟。

蒜苗成熟后，必须及时采收，不然，很快便会老去，而老了，就不好吃了。

小时候，菜园里的蒜苗刚成熟，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将它们采回来。常常先选几根最绿最漂亮的蒜苗，弯成一个圆圈，两头套进圈里缠好，便做成一个个绿色的“项圈”或“手镯”。爱美的女孩子们，戴上它们后就舍不得取下来。那年头，乡里娃娃没钱买玩具和装饰品，只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做一些简单的小玩艺。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用火塘烧火做饭。嘴馋的我们，等不及蒜苗烹炒，便先拿火钳夹几根蒜苗塞入滚烫的柴灰里烘烤。随着一阵“噼啪”响，不一会儿，蒜苗便煨熟了。一股股诱人的浓香从火塘里漫溢出来，很快便弥漫了整个厨房。我们夹出已经变形的蒜苗，拍

仰慕和新奇。

但土生土长的民办教师陈老师，给我们开辟了跟鲁迅先生小时候百草园一样风情的菜园。下塘摸螺蛳煮得香喷喷后，陈老师一视同仁地分发给这群当时家里都很难吃到肉的孩子。学校轮到我们挑水时，她带我们走里多路去挑井水，还舀小虾子给我们吃。在农忙时节，她会帮家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里收谷子麦子。她也会在自己微薄工资要养三个娃的拮据中，替家里一时交不起学费的同学垫付，并自己拿钱给我们订了《小溪流》《儿童文学》《作文》。

此外，陈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上课详略得当，条分缕析，她毫不逊色于那些多才多艺的老师的地方就是爱我们。而爱，在万千才华中，无疑是最高和最纯净的才华！

我们的教室在红砖房一楼的西侧，毗邻学校的厕所、猪圈。教室后面原是块空旷的荒地，因建新教学楼有了许多堆落的散土，我们的陈老师玉手回春，一捣弄就成了肥沃、出产丰富的大菜园。她从厕所猪圈里担粪、刨草皮烧灰作有机肥，种出了一年四季的农产品博览发布会：辣椒茄子、萝卜白菜、茼蒿茼蒿、长豆角矮苦瓜、开黄花的黄瓜、开紫花的扁豆，抽穗开白花的芹菜蒜苗，通红的苋菜、簇拥着的菠菜空心菜，作佐料的葱姜蒜，以及解馋充饥的红薯凉薯……

人勤地不懒，读书、做人 and 种菜的道理皆是如此。满园碧绿青翠的蔬菜招摇着，我们看样学样，有空就去老师菜地里帮忙挖土、施肥、浇水。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块由陈老师开垦种植的百菜园不知是否还有蝴蝶飞舞、依然青翠满园？

且从记忆之轴中抽取一幅画面温热起怀念：午后的阳光下，娇小爱笑的陈老师抡起锄头挖凉薯，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后面说笑着、捡拾着，当我把凉薯皮剥开递给老师吃时，我看到老师那有小雀斑的脸在汗水和阳光的映照下分外地明亮动人……

去焦糊的表皮，便狼吞虎咽起来。

老家用蒜苗作为辅料来烹炒的菜肴，实在是太多了。蒜苗炒猪肉牛肉和鸡肉鸭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配料，而用它炒腊肉，味道更是一绝。翠绿的蒜苗配上暗红的腊肉，再加上火红的辣椒，整道菜的色、香、味，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令人垂涎欲滴，味蕾大开。

蒜苗不仅炒着好吃，用来腌制泡菜，也非常爽口。选那些最嫩的蒜苗，洗净晾干之后，切成半根筷子长一截，再装入腌菜坛子，大约一个礼拜后便可开坛享用了。此时的蒜苗，经过腌水一段时间的浸泡，已经腌熟，颜色由青绿变成淡黄，可以直接下饭了。如果用来佐粥，那更是风味别具，妙不可言。一截蒜苗入口，酸脆酸脆，让人味蕾翻腾，食欲大振；而如果将其切成细段，加入红红的剁辣椒再炒，那味道更令人叫绝。

青青蒜苗，看上去，赏心悦目，吃起来，口齿留香，真乃菜园奇葩，人间美味。

制图：何芬



蒸湘之夏两首

■何衡昭

咏母塘山庄南竹

扎根山脊下，环抱母塘前。
叶绿添庄内，枝青恋客边。
空心不输气，有志更扬天。
喜遇清风起，如箏拨细弦。

闲游蒸湘风光带

一览蒸湘堤岸靓，成荫花木映云天。
燕飞踏浪追风下，楼耸成峰入眼前。
炫目新桥身卧水，载波翠柳影如烟。
但看游客闲庭乐，舞袖长歌化美篇。

泥香带落花

■飞 鸟

燕子是亲近人类的动物之一，它的独特之处是有骨气，不乖乖接受驯养成为宠物。燕子呢喃或啁啾鸣唱，总给人一种温暖与希望。它象征春天。我至今仍记得刚上学时，梳着一条油亮麻花辫的马老师教我们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家乡每年春夏，会有很多的燕子在屋檐下筑巢，与人比邻而居，大家亲切地喊它们为“家燕”。乡间习俗，燕子有灵性，选择谁家屋檐筑巢，谁家就是善良有福气的人家，大人孩子都不会伤害它们。家乡的燕子全身蓝黑色的羽毛，闪烁着金属光泽，腹部白色，体型大小与麻雀差不多，但比麻雀灵秀得多。燕子翅膀狭长，飞行伶俐，尾巴分叉像把剪刀。读诗时，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我都会在心里改为“不知细叶谁裁出，燕子尾巴似剪刀”。

燕子筑巢讲究，不愿意马虎凑合。燕子夫妻共同劳作，一口一口衔来泥巴，一点一点粘合，几天就筑成一个像倒扣平底碗的巢，再衔来茅草、毛发、羽毛等柔软的东西铺垫进巢里，一个屋门侧开，结实、安全、温暖的“家”就建成了。然后它们安居乐业，把雏燕慢慢地养大。宋代葛天民写有一首《迎燕》：“咫尺春三月，寻常百姓家。为迎新燕入，不下旧帘遮。翅湿沾微雨，泥香带落花。巢成雏长大，相伴过年华。”据此，宋代时燕子就已经被很多人喜爱了。燕子是益鸟，它主要吃蚊子、蝇子等害虫，这也是大家喜爱它们的原因之一。

那年初夏，我全家吃住在果园，等李子季结束，才回家。开门，听见燕子鸣唱。一个燕巢出现在东墙上，沙发上落了些白色的鸟粪。燕子怎么进屋来筑巢了呢？父亲看了一圈，指指门头上的玻璃。那块玻璃被我不小心打碎一个角，当时没顾上换，就拿烟盒堵上了。烟盒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它们就是从这个洞里飞进来的。我问：“现在怎么办呀？”两只燕子一边围绕着巢飞，一边欢快地鸣唱。父亲说：“既进咱家门，就算咱家人。”这正合我的想法，我担心母亲不同意。母亲说：“家燕是吉祥的鸟儿，选咱屋里安家是好事，就是这鸟屎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父亲在燕巢下钉了两根长钉子，剪了块长条纸板放上。我们和这对燕子和平共处了，后来它们又孵出来三只雏燕。它们每天辛辛苦勤捉虫子喂养雏燕，很快，雏燕长大了，时常露出小脑袋，有时还站在巢沿儿上。等雏燕学飞时，更热闹了，我家门口、屋里，五六只燕子欢唱着飞来飞去。有乡邻还跑来看呢。秋天时，燕子们飞走了。我望着空落落的燕巢，心里也空落落的。后来，只要我看到燕子，就会想起屋墙上的燕巢，还有同居一室的燕子们。

如今我在北京工作，租住在房山大董村。村街开有很多家超市，我只喜欢去其中一家购物，不仅是这家超市物美价廉，更因为超市门头水泥横梁那里有个燕巢……